



雪山飞虹

〔美国〕
萧逸著



萧逸作品全集(之二十三)

雪山飞虹

「美国」萧逸

雪山飞虹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.875 印张 2 插页 393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055

ISBN 7—80605—726—9/I · 631

定价: 25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25000)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姿多彩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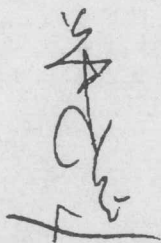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第一章 茹苦练绝艺，杀敌了恩怨

刀身映照着人面，把那张三分呆滞、七分沉郁的脸，拉得老长老长的——原本就失血的一张白脸，看上去更苍白了。

那汉子一声不哼地端详着手里的一口刀，满头长发，云般地披散着——刀长两尺七寸，遍体如银，其上打磨出一团团的鱼鳞旋光，四指宽的刀面上有一道直贯上下的红色刀槽，那道显目的朱痕，把刀锋一直拉下去，银灿灿，青濛濛，端的是一口上好精钢打制的宝刀——是一把顶能杀人的厉害家伙！

天上飘着雪。

雪花覆盖着那汉子赤膊的上身，散落在他发上、脸上、眉上！用不了多大的工夫，已积了薄薄的一层，白茸茸的，就像披着一袭白色外衣般的潇洒！

面前有一方平滑的大石！

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磨它了——虽然明知道它已是十分的锋利，仍然更奢求地希望着什么——人的欲望与贪婪，往往在这些小动作上表露无遗！

天空是灰白色的，在漫天的大雪里，人的心也同冰雪一般无情，早已冻结了，倒是那一天的黑老鸦，低飞着不去，总是那么“呱、呱”地叫唤着，让人心烦气躁，又像在显示着什么不祥预兆似的！

那汉子磨磨停停，停停复磨磨，不时地翘首云天，悲戚地笑上一笑，冷峻的面颊，也同天上的雪、掌中的刀，一般的无情，给人以“冷气袭人”的感觉！

他缓缓地站起身子来——

修长的身材，在雪地上留下了长长的一条人影——

刀身如镜，他那么平端着，只需盯着这口刀，环身四侧的一切景物全然在目。

五丈内外，他的刀能砍下一只冻蝇、一片飞叶、一只冲天直起的寒鸦，或者是一头乍出即遁的狡猾狐狸。

刀身显示的正面，是他搭建在山洼子里临时居住的篷舍，那里还拴着他所喜爱的一匹黄骠马，再过去是高山，山上生满了翠屏如障的矮松，却都让白雪积满了。

左面是山外山！

在两座峰头中间眺望出去，对面那座巍峨的大雪山，更显得异常的壮观了——

其实壮观的该是雪岭上耸峙着、高插云天的那所白色石堡——“摘星堡”！

石堡本身固是“美仑美奂”，极尽庭院幽深之美，不在话下，可惊讶的是，什么人能有如此魄力？如此胸襟？如此“走出尘世”的超凡想像力？在这个远离人世的大雪山，从事如此伟大的灵思构想？——这个人可说在气魄上先已超人一等了！

那汉子每一次打量着“摘星堡”时，都会情不自禁地心生此想！

眸子里的光焰，最能反映出内心的思潮！

每当他打量着对面峰岭上的那所石堡时，他那双沉郁如海、深邃如古井的瞳子里，就会泛出一种深悠的遐想，一种说不出的激动。

他也总是能理智地压制了下来！

牲口打着响鼻——除了当空的那群乌鸦以外，这该算是唯一的异声了！

一个衣着全白的少女，蜷曲在雪松地里！

借着松树的掩护，她已经盘在这里很久了。

长长的一蓬秀发，披散在肩上，细长的眉毛之下，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不停地转动着。

对于那个赤着上身的年轻汉子，她早已不止一次地偷窥了，虽然满脑子的好奇，只是人不犯我，却也没有干涉对方的自由——

倒是那匹伊犁名驹黄骠马，深深地吸引着她。

她出身绝非贫贱——这一点可以由她轻拢在发根的那串珠链，以及皓腕上碧绿欲滴的那只翠镯上判断出来，再者她衣着华丽，肤色白嫩……

这些在在都说明了她的出身即使不是官宦之门，也定是豪富之家！

只是，她却对眼前的这匹马，兴出了非分的占有之心！

这种打算已经存在她心里很久了，只不过今天她才决定了一下手行窃罢了！

那汉子看来是全不戒备！

他那么大模大样地坐在石头上，把一口打磨得银光白亮的长刀，深深地插在雪地里，两只手不停地掬着地上的雪团，往身上洗擦着。

溶化了的雪，蒸腾起阵阵的白烟！

那汉子开始了每日两次例行雪浴！

白衣少女已经绕到了篷舍左侧方！

她必定是有武功的，只看她手脚间的那分利落，以及雪面上，并没有留下什么显著的痕迹，就可以断定！

她所以要由左侧面绕过来，是因为这一面衍生着一丛矮小的雪松，借着这片松树可以掩饰她的身形！

虽然她并没有看见他施展过什么功夫，可是直觉却使得她有所警惕，她甚至于可以判断出这个年轻汉子必属武林高手之流！

这样的人，能够不与招惹最好！

那匹黄骠马已经发现她了，不时仰伏着长颈，不安宁地打着喷嚏！前蹄频频地在雪地里划动着。

白衣少女的身子开始慢慢地拱起来！

她衣着也同白雪一般的颜色，除了那头披散的秀发以外，全身都是白的，在雪地里极不易被人发现！

她嘴里衔着一口短刀——那是用来割断拴马索子用的，渐渐地，她身子弯曲得越加显著，就像一盘弓似的！

蓦地箭也似射了出去！

马声骤鸣——

白衣少女如同闪电般的身子，已落在了黄骠马的背上，手上的短刀向前一挥，已把系在马口上的皮缰砍为两截！

黄骠马猝惊之下，人立前蹄，唏聿聿长啸着，白衣少女一只手抓着马颈上的鬃毛，双腿力磕马腹，急剧地驱策着，无奈胯下坐骑是一匹不服生人的烈马。

白衣少女虽然说得上骑术高明，奈何马性至烈，一时却也无能为力！

黄骠马猛烈地跳跃颠簸着，蹄下白雪纷飞，人马已在当地丈许之方圆内频频打着转儿！

忽然，那匹黄骠马发出了一声顽劣的嘶鸣，硬生生地把背

上那个白衣少女给摔了出去！

像是一个大雪团似的，白衣少女在雪地里打了个筋斗，翻身跃起，仗着她功夫好，这一下虽没有摔伤了她，却也弄得满身满脸的雪渣子！一时间连羞带怒，把一张清水脸气得通红！

那汉子仍然背着身子！

对于身后这么猛烈火爆的场面，他如同未闻，甚至他连头也不回看一下！

他正在用一块洁白的布巾，细细地拭着身子，随即把散置在大石上的一件鹿皮背心拿起来，慢慢穿上！

白衣少女气得哼了一声，狠狠地看了那长发汉子一眼，她生性要强，想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！

她咬紧了牙，赌气地再次向着那匹黄骠马身上窜去——黄骠马长啸着打了个圈子，白衣少女那等快的势子，想不到竟会扑了个空，再次摔倒在雪地里。

她身子第二次爬起来的时候，黄骠马却已绕到了那年轻汉子身侧！

白衣少女呆了一呆！一脸的不高兴！

年轻汉子深邃的目光平视着她，冷冷地道：“开始是偷，现在是抢，一个大姑娘家，你不害臊？”

白衣少女脸上一红，恼羞成怒地道：“我就是抢，这匹马我要定了！”

那汉子长眉一轩，道：“只怕你妄想吧！”

话声方出，白衣少女身子已第三次扑纵过来——这一次她是采取平窜的势子。

短刃咬在嘴里，手脚平伸着，疾若旋风似地，硬向马背上落去！

长发汉子冷叱一声，右手一带马口的嚼环，黄骠马在他熟

练的手法下，长颈一伏，向前一栽。

当空人影一闪，白衣少女一片白雪似地擦着马身子横掠而过，却又扑了个空！

面前是棵一人多高的雪松！

白衣少女身子用力地撞上去，摇起了一天的雪花，她猝然一个转身，右手翻处，却把衔在嘴里的那口短刀掷了出去！

长发汉子左手微起，举手间已把飞来的短刀接在手里！

白衣少女娇叱一声，飞扑过来，右手一沉，照着那汉子前胸就伸，这一手功夫名唤“点金波”，是属于“形意门”不传秘功之一！

长发汉子脸色一惊，身子向后一收，眼看着白衣少女指尖已经触及前胸！

危极一瞬间，他身势侧转如风，“刷”一声，已到了白衣少女身后！就在白衣少女身子还不及转过的当儿，他掌势平吐，似乎只用了三成劲儿！

双掌一托少女后肩，叱了声：“去！”

白衣少女那么灵活的身子，在这人手上却是施展不开，随着那汉子平吐的掌势，足足飞出了一丈以外，“噗”一声坐倒在雪地里！

她身子在雪地里打了个滚儿，一跳而起——

那汉子闪身如电，在白衣少女身形跃起的同时，已快如旋风般地站在她面前！

白衣少女娇叱一声，右手一抖，分开一双春葱玉指，用“二龙夺珠”的势子，照着那汉子双眼就戳！

只是她显然不是那人的对手！

带着浅浅的冷笑，那汉子右手乍翻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已扣住了她的手腕！

白衣少女只觉得腕骨间一阵剧痛，总算对方手下留情，随着那汉子再次地平推之势，一声叱道：“去！”

这一次摔得更重，白衣少女再次飞出了丈许以外，整个身子全栽倒在雪地里，足足划出了七八尺才定住了身子！

幸亏地上积雪数尺，否则这般的摔落，却是任何人所当受不了的！

白衣少女痛呼了一声，她身子还来不及爬起来，那汉子已飘身而前，右掌一探，已扣在了她左面“志堂穴”上。

白衣少女身上一阵子发麻，痛得连眼泪都淌了出来。她连番受辱，又羞又气，偏偏对方武功高不可测，自己虽施出了全力，却连对方的身边也偎不上！

平素娇生惯养的身子，一呼百诺的气势，哪受过这般的委屈！真恨不能放声痛哭一声！

只是，当着这个陌生人，她有点害臊，不好意思哭！

那汉子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，手劲儿大极了，那只按在她身上的手，真有千斤之力。

白衣少女虽试图着以内功抗衡，无奈那汉子力道大极了，她虽施出了全身力道，却不能移开分毫。

“你这个野人！”

她用力挣扎着道：“放开我！你想干什么？”

长发汉子冷冷地笑着道：“凭你这点能耐，也想跟我动手？”

白衣少女力争得面色通红，一任她施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却也是无济于事，她回过头想用嘴去咬那汉子的手，头才转过一半，就被那人一下子按了下来！

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我偏不说！”

她大声嚷着：“你放开我，快放开——”

长发汉子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手上显然地加了几分力道。

几分力道，已很不得了！

白衣少女娇哼了一声，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一时间连气也透不出。

“说！”

长发汉子沉着声音道：“是不是摘星堡来的？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说了一句，她可就忍不住哭了起来，才哭了两声，似又觉出不妥，把脸埋在臂弯里，频频地抽搐不已。

长发汉子呆了呆，脸色沉着道：“一个偷马的女贼，还配哭？”

白衣少女抬起脸，哭得更大声地道：

“我就要哭……哭是我的事，要你管？”

越说越伤心，眼泪成串地坠了下来！

长发汉子冷冷一笑，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，遂把压在她背上的一只手，缓缓地收了回来。

白衣少女正在埋头哭泣，忽然中止住声音，慢慢抬起脸来——

透过那双流泪的眼睛，她打量着他。

他也在打量着她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冷冷地道：“你很喜欢我这匹马？”

白衣少女脸上带着泪，说不出的讪讪表情，她缓缓地坐起身子来，点点头。

“所以你就偷？”

“我只是想送给我爹！”

那汉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好一个孝顺的女儿！是你爹叫你来的？”

“不是——”

少女脸上带着说不出的羞涩：“过几天是我爹七十大寿——”

那汉子脸色一惊——

白衣少女显然不曾注意，继续道：“他老人家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匹好马……”

长发汉子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姓沈？”

白衣少女斜看着他，点点头，有点不大好意思的样子。

那汉子忽然一呆，冷冷地道：“摘星老人沈海月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白衣少女微微一怔，也许他听惯了人们对她父亲的奉承，像这样直呼名号的人尚不多见。

她呐呐道：“是我父亲！”

顿了一下，她又问道：“你认识我父亲？”

那汉子忽然一笑道：“令尊大名，天下同钦，只是久仰而已！”

说时他抱了一下拳，只是那张脸看上去却更冷了。

白衣少女两只手把沾在身上的雪拂了拂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么说你是愿意把这匹马让给我？”

“我没有这么说！”

“我可以出钱买！”

她往前走了几步，认真地道：“随便你要多少钱！”

那汉子冷冷地一笑，走过去在大石上坐了下来！

白衣少女跟过去，她好似把刚才打架的事情忘了，那双剪水瞳子，含着笑靥地瞧着他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没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那汉子苦笑了一下道：“还没有请教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沈雁容！”

她有点不耐，用小蛮靴踢了一下雪，道：“怎么样嘛！你说个价儿吧！只要不太过分，我都会答应的！”

“好吧，你既然这么说，就给一万两银子吧！”

沈雁容一怔，挑着眉毛道：“多少？”

长发汉子竖起一根手指，道：“一万两！”

话方出口，沈雁容已一阵风似地扑了过来，伸手朝着长发汉子脸上就打！

却不意那长发汉子只一抬胳膊，再次叼住了她的手腕子，沈雁容尖声叱道：“放手——”

她腰肢一拧，忽然飞起右脚，向着长发汉子脸上踢去。

这一手仍然是占不了上风！

长发汉子身子真像蛇般的滑溜，身法也是特别的怪，只是在沈雁容足尖掌影里不停地扭转着。

尤其难能的是，他身子始终不离开足下那块大石，沈雁容尽管是拳脚如风如雨，却只是由他身边脸前擦过，休想伤及他一丝一毫！

他仍然紧紧地扣抓住她的手腕子！

沈雁容着着失利之下，真是说不出羞愧、懊恼，她连声地娇叱着，施出了浑身解数，只是一样，仍然占不了丝毫上风，甚至于她连那只被对方紧抓住的手，也挣脱不开！

两个人刹那间纠缠在一块，看上去只是频频打着圈子。又相持了一段时间，沈雁容终于不支地跌倒在石上，她实在是累极了，只顾得频频娇喘，却连说话的力量也没有！

长发汉子从容打量着她，面不红，气不喘，冷冷地道：“怎么不打了？”

沈雁容喘息着道：“我打不过你……你也别太神气……”

长发汉子不愠不怒地道：“沈姑娘，你在我面前使出大小姐

的性子，可就大错特错了，我可不吃你这一套！”

沈雁容频频冷笑着，眼泪在眸子里打转！

她呐呐地说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怎么样嘛……”

她的气焰由神态上看，显然弱多了！

那汉子冷冷道：“我对你已是特别留情，希望你心里有数，下一次再要落在我手里，可就休怪我掌下无情！”

话声一顿，他那只力抓着她的右手，霍地向外一翻，沈雁容猝然为他所加诸的这大力道，足足摔起了两丈来高，所幸她轻功不弱，在空中施了一手“细腻巧翻云”的身法，翩翩而坠——

伫立在雪地里，她越想越气——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碰见这样对自己的人，偏偏是说理说不过，打又打不过——被人家当面这么奚落，可真不是个滋味。

女孩子家面嫩，可就禁不住悲从中来，眼泪像两条小蛇似地夺眶直出！

那汉子却正眼也不看她一眼，背过身子去在理他的黄骠马！

沈雁容紧紧咬着唇儿，就像是要咬出血来！

对方默默地对峙着！

汉子由雪地里拔起刀，牵马自去——

沈雁容上前一步叫道：“站住！”

长发汉子冷冷一笑，缓缓回过身来！

沈雁容含着泪，悲声嗔道：“打了人，一点事没有的就想走了？你别想！”

那汉子一手顺着黄骠马的马鬃，并不答理她。

沈雁容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泪，恨恨道：“就算是野人，你也该有个名字吧！你叫什么来着？”

长发汉子已翻身上了马！